

# 在人山中

錢 夫 著

東 世 書 店 印 行

中山人在

戴夫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# 中山人在

著作者

戴

夫

出版者

東北書店

哈爾濱 佳木斯  
齊齊哈爾 牡丹江  
北安

印刷者

東北日報二廠

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 
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 
肇東 安遠 集賢 拜泉  
克山 洮南 望奎 密山

元

價定冊每

住.5000。 版初月一十年六州國民

## 在人山中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冀南行 .....     | 一  |
| 在人山中 .....    | 四四 |
| 從冀魯豫到冀中 ..... | 八二 |

## 冀南行

### 燃燒的山

愉快地打着唿哨，人們解下褰腿，都先後下了水。這是二丈來寬二尺來深的一條溪流。水從山峽中奔騰下來，喧囂着擁擠到人們的大腿上，迸激出銀色的水花。上了岸，走上鋪滿碎石的河灘，繞過被綠絨球似的『掃把子』圍繞起來的菜畦，隊伍零零落落，走進了一個不大的山村。

村裏只有長長的一條半邊街。右邊緊靠山脚根，肩並肩地排着一長列房屋。在左邊，快要熟了穀子地，掀起海水一般的碧浪來。八月的太陽出沒在破絮似的白雲中，在晴朗的清風裏，蕩漾着穀穗的輕香和新鮮的泥土的氣息。

爲要等待落在後邊的同志，前頭的人都各自找着蔭涼的地方，坐下來了。我看見槐蔭底下一塊被大們的屁股磨光的青皮石，便想過去歇歇脚。剛跨了兩步，便覺得有個什麼東西，攔住了我的右邊，回頭看去，原來是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，一把抓住了我。

「同志！」他一手拿了一塊上面寫了白粉筆字的黑板，天真地仰起掛着兩條鼻涕的小臉，向我說：「你認認看，這黑板上寫的是什麼字？」

我看見那上面寫着「趕快藏糧」四個大字。這是兒童團的孩子，我知道我要不念一念這四個字，他是要不讓我通過的，便照着念了一遍。念完之後，我忽然覺得這孩子可愛起來，便問：

「對不對呀？」

他天真地忸怩起來，歪着頭羞怯地笑了，偏身給我讓開了一條道路，輕輕地說：

「對的！」

他的眼睛像星光一般地顫動，我覺得他更加可愛了，便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要他回答我的問題：「藏糧幹什麼呀？——要是說不出，你也不能走哩！」

他表現得十分不好意思，羞紅了臉，笑着要掙脫我的手。

「你不放手，我就不說！」

爲了表示對他讓步，我略略鬆了一鬆手：

「你說吧！」

「屯糧給八路軍吃了打日本！」

他迅速得像放鞭炮一般地說完，驀地揮脫我的手就跑了，等我再伸手去抓時，他已經跑得老遠。

我見他頻頻回顧着，逃也似的從三五個老頭子當中，鑽進一個有着高台階的大門裏去了。

我剛在青皮石上坐下，這孩子的臉便又在半開的門縫裏顯現出來。我點頭招呼着叫他出來，他也學着我的樣子，叫我到屋裏去。但我的屁股一離開石頭，他就狡猾地溜進裏面去了。我剛一坐下，他又伸出頭來。我們兩個全樂了。

「出來呀！」台階上一個老人，凝細了眼睛，親熱地笑罵他說：「同志們跟你頑哩！」

這老人原來在和幾個老伙伴，聽一個青年在讀『百團大戰』的捷報。這時大概已經讀完了，他們一齊愉快地扭轉頭，去看那頑皮的小孩。那孩子像麻雀一般，飛進屋裏去了。頭一個笑罵孩子的老人，便靜恬地笑着問我說：

「孩子們是——一天到晚儘在頑皮噢！」

說者，亂草般花白的鬍子，便在他下額上慈祥地顫動起來。

「走哦！」這時打河邊走來一個兩腿濕漉漉的同志，向走在前頭的同志喊着說：「團長說是不在這裏休息哩！」

於是坐在最前頭休息的同志，便繼續向前走動了。我也站了起來，看見老人們在用微笑歡迎我。

們。

『到前頭的村子還有多遠呀？』我隨便問他說。

幾個老人一齊回答：

『前邊沒有村子了』。

其中有一個積極的，站起來用手指劃着告訴我說：

『繞過山脚，上一個不大的坡，下去就是河南地界了』。

不知爲了什麼，我忽然酸楚起來，覺得最好是不離開這裏。在最近的一個星期中，我是生活在少有的興奮裏的。道路的崎嶇，山坡的陡削，有些村子的『金木水火土要啥沒有啥』，我早就厭透了，聽說要到平原上去，能够看看廣闊的田野和天空，這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！然而現在，我竟沉默在一種異樣的感覺裏了，對這平日在我覺得很討厭的山地，却感到了依戀，恰如小孩子不願意離母親出遠門一樣。

要說起來，這山地的確是值得我依戀的；我曾看見它從死板的岩石，變成一座冒着熊熊火焰的山，它的火花曾經毀滅了許多敵人，也曾經很好的鍛鍊了我，以及我所認識與不認識的許多同志。我從脆弱變得比較堅強，是和它分不開的。

這還只是五年以前的事。曲高公路的兩端，終日爆發着大砲的巨響，在頭上，日本飛機在低空翱翔着，投射着炸彈和機槍彈。我和一個同志帶着剛剛成立起來的一個營，開到沁水縣去。路上遇到的是『國軍』整軍整師地潰退。士兵們肩上的槍，有許多都還沒有放射過，然而誰的肩上都背着雞和肉，誰的荷包裏都塞得滿滿的。他們吹着很大的牛皮，東邊的往西邊跑，西邊的往東邊竄。並且都說自己要往後方去。

當時上級叫我到沁水縣去的任務，是建立抗日根據地。什麼指示也沒有，只有這樣一句話。怎樣着手去做呢？鄉村裏除了夾着尾巴的狗，沒有別的活東西；老百姓都躲到山溝裏去了。他們還老遠地放着哨，只要看見一頂灰帽子，就跑着向別的山溝裏逃竄。我沒有任何經驗，只有一顆不願做亡國奴，並且要自由地活下去的心。於是有一次，我和幾個戰士，繞過探頭探腦的『瞭望哨』，突然在一羣老百姓的面前出現了。他們立刻慌亂起來，孩子們發出哭聲，女人們發出尖叫。我們說了許多好話，才使他們慢慢地變得安靜下來。

但在跟着我們回村裏的路途上，他們仍然懷着很大的驚惶和恐懼。我們和他們的問答，很多是這樣：

「老鄉！咱們中國，——」

「什麼？中國？不知道呀！」

「日本鬼子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日本鬼子？說不上。」

「日本鬼子就是東洋鬼子，他們現在已經打到臨汾和潞安府，快要打到我們沁水縣來了！」

這時其中有個別膽子大的，才漸漸懂得我們的話。

「我們這裏原是祖傳不開兵災的！」

「可是現在鬼子快就要打來了！」

「這都是因為修了汽車路，閻錫山把我們這裏的風水給破掉了！」

談話是這樣的牛頭不對馬嘴，你一說到抗日，他們就把話岔到別的事情上去了。相處一兩天以

後，膽子大一點的人才向我們吐出一句半句的話：

「管他什麼人來，只要早點落個定局就得了」。

這一切現在在我記憶中，還好像昨天一般的明白。但眼前的事實却顯然不同了：那孩子的單純而又跳皮，那老人的靜恬和微笑，是多麼熱烈，親切！而我自己，也已不是三年以前的我了。

沿着緩緩地傾斜上去的道路，兩邊坡地裏的肥大的高梁葉，親熱地吻着人的面頰。轉了一個

灣，山路便陡起來了。在一列長長的嶺上，鑄着頹圯的城垣，從北而南地蜿蜒着，恰如一條斬斷了的怪蟒。據說，從那裏往東走，一下坡就不是山西的地界了。

有人快活地唱起長城謠來，起先只有兩三個聲音，以後加入的人多了，漸漸成了一個震激羣山的雄偉的合唱。

我回頭西望，剛才經過的村莊和道路，都被山石和綠蔭遮蔽住了。西井附近羣聚着矗立的奇峯，幾乎上接天空浮動的白雲。在太陽的光影裏，山在燃燒着，發着強烈的光澤。夾在羣山的當中，樹羣在風中激烈地抖動着，彷彿燃燒着的火把，冒出浮動的煙影來。

這景象是我所常見的。但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地看清楚了它。我曾經和許多同志在那裏戰鬥過，他們裏面有很多已經流了最後的一滴血了。和我帶着一個營，開始踏上這個山地來的那個同志，在第一次戰鬥中就為抗日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；他是被敵人用機槍打死的。而在最近，那時給我任務『到沁水去建立根據地』的負責同志，也在百團大戰中犧牲了。據一個我最敬愛的同志的來信說：許多曾經和我在一起工作，曾經為抗戰流過許多血和汗的同志，現在却在被閻錫山囚禁了半年之後，槍決了。

我沒有悲哀，只覺得胸中燃燒着熊熊的火。

『把太行山的烈火，燃燒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去吧！』

跟隨着引頸高歌的列子，我辭別了晉東南。

## 熱 流

到了遼城鎮，已是河南涉縣的界境了。雖然只隔了一道嶺，但這裏的情況却和晉東南的大不一樣。叢叢密密的白楊，包圍着一堆整齊的房屋。進到街裏，便看見牆上的『保甲決議』。白楊的細語與激流的歌唱相和，風光簡直和江南一樣。到了這裏，大家忽然連行軍的疲勞都忘掉了，活躍得像清晨的鳥雀一般結成三三兩兩的小羣，把舖在街道上的青石板掀起來，用手掌掬起底下的流水來洗汗濕的面孔。年青的同志們，用水互相澆潑着撲打，到處都響着響亮的快活的聲音。

在這富有詩意的鎮子裏打過尖，便繼續向預定的宿營地——索堡出發。道路在一條大河槽裏，因為河水漲泛，有的地方牲口不能夠通過，騎牲口和牽牲口的同志，便都從山上走了。徒步的同志們，則排成整齊的列子，順着蜿蜒曲折的小道走去。

我也是徒步，走在列子的當中，覺得自己十分幸運。追逐在身邊的，時而是肥大的穀穗，時而是粗壯的高粱，夾在它們當中，還有幾年來我沒有見過的碧綠的山藥林，以及爬在柵架上的新鮮的紅扁

豆。道路像怪蟒一般地扭曲着，有時延伸到林陰裏，有時盤曲在山崖邊，有時便與細流交錯，蜿蜒在礫石灘上。走着這樣的道路，是誰都不會疲乏的，列子前呼後應地呼嘯着，歌唱着，輕飄飄地簡直要飛起來了。

忽然，歌聲沉寂下去，列子走進一座枝葉繁密的菓樹林。這裏到處都長着偉大高聳的核桃樹，深綠的枝葉撐開好像傘蓋，一個緊挨一個地遮掩了河槽。風夾着溪流的喧囂和樹木的吵嚷吹過來，使人感到少有的清醒，涼爽。太陽透過抖擺的樹枝，洒在人們的身上，有如無數的金星在跳舞。空中蕩漾着輕微的幽響。被芬芳的氣息包圍着，大家連歌唱也忘掉了，只顧貪婪地呼吸着，吃驚地顫動着鼻翼。

走出這個菓樹林，從一個奇突的山岩，爬了一個小山坡，列子停下來了。這裏一邊面臨奔騰的激流，一邊是重重疊疊的高山。遠遠的山嶺上，有一條鏈子若隱若現地流動着，離開我們足夠有四五里路。爬山的同志們，是遠遠落到我們的後邊去了。我們等待着他們，把眼睛向我們走過的道路上去。

大家都驚奇得高叫起來。映現在視野中，是一片霧鬱蒼茫的大海，奔騰着，咆哮着，哪裏見有什麼道路？在山岩轉折的地方，只有一條清流，恰如白龍在碧海中游泳。這景象感動了詩人陳堅白。他

從汗濕的軍衣口袋裏取出筆記本，創作起他的新詩來。

不是詩人的同志們，也解開了衣襟，讓帶着菓樹的芬芳氣息的風，撫摸自己汗濕的胸脯。

『哦！』人羣中不知是誰驚叫了一聲，大家便把視線投射到坡下的河面上去了。那裏有一個年青的女人，穿着寶藍色的短衣，頭上裹着潔白的一片頭巾。抱着一個小孩子，騎在一匹鋪了大紅毯子的毛驢的背上。在她的一邊，一個比她年紀大一些的男人，把褲筒直捲到屁股邊，兩腳踏在水裏，兩手牽着毛驢，從河這邊向對岸跋涉過去。

『看呀！我們看這河水有多深？！』有幾個同志這樣大聲喊。

詩人陳堅白大受感動，鋼筆動彈得更快了。

水更深了，毛驢笨拙地昂起頭來，躲避着飛濺的水花。但牠吃不住那男人的牽曳，只得向前邁着艱難的步子。女人不知什麼時候把雙膝盤曲起來了，坐在驢背上，竟像生了根一般地穩定。倒是岸上的人看着有點噁心，一個勁兒嚷着：『哦！哦！』

『走噢。發什麼呆』。周團長忽然在我們身後說。

原來從山路走來的同志們，已經全都到齊了。周團長催促了兩次，我們都沒有聽到，所以這聲音聽來有點急躁。

大家回答了一個哄然大笑，又排成整然的列子，沿着陡削的坡路，向河灘裏走去。

到了長樂村。一二九師師部，派了一個同志領我們到渡口去。路上見到一個同志，騎着高大的洋馬，馬肚皮被水浸得濕淋淋的，大家便擔心起來。

「唔，水一定很深？」

然而戰士們是不管這些的，他們把褲子一脫，就跳到水裏去了。小鬼們似乎有點害怕，聳聳肩頭，伸伸舌頭，慢慢把腳試踏下去。但一到河當中，他們便恢復了愛鬧的個性，互相打鬧起來。幹部們有的人說要卸牲口，有的說不要卸牲口，雖然下了水，仍在繼續爭辯着。下了水的馬則嘶叫起來，於是愉快的叫聲和固執的爭吵，便淹沒了河水的激蕩的聲音。

過河，便走進青紗帳，眼前是一片森綠，不知道路究竟還有多遠。但轉了一個灣，在巍巍的青山脚下，一個熱鬧的市鎮便欣然在望了。——啊！這就是索堡鎮！

列子高聲歌唱起來：

「我們要活躍在戰場，

我們的崗位在前方，

光榮的任務擔在我們的肩頭，

鐵的黨軍，是我們努力的方向，

.....1

## 災 荒

從百草坪到陽驛，在五十里長的山道中，只在深遠的山崖裏，見到三兩個破敗而矮小，顯得十分可憐相的村子。天氣竟比盛夏還熱，太陽焦灼着岩石，岩石幾乎要噴射出火來，小草都被烤得焦黃了。

我們這十多個人，像在蒸籠裏掙扎着一般，熬着腳底的熱燙，爬過一座又高又大的山嶺，走到一個比較空曠的河灘上。看見有一條溪流，大家便一齊坐下來了，爲要潤一潤喉嚨，有的同志用手去掏溪裏的水來喝。

這裏有兩棵山榆，本來已經又瘦又小，被剝去了樹皮，刮去了樹葉，顯得更加可憐相了。我們靠着溪流，疲乏地躺在樹蔭底下，準備等一個人來問問道路。

太陽更加灼熱了，河灘上的石塊在燃燒着，好像世界立刻就要毀滅一樣。環顧四圍，除開我們這十來個人，竟連一個生物也沒有。

『走吧！』我不耐煩地說：『他媽的倒像到了世界的盡頭了，那裏見有什麼人？』

然而別人都不同意我的這個意見。被太陽征服了的同志，疲乏得像死人一般地躺着，還有一點氣力的同志把脖子伸長得要拔出頸子來，希望能在遠處發現有一個人走過。

『啊！』忽然有一個同志大聲說：『那裏不是來了一個人？』

這一聲把躺着的人都叫起來了，舉眼望去，果然看見一個黑點子，漸來漸近地移動着。

我們耐心地等待着，希望他能來告給我們一條要走的路。這人終於走近了。是一個老人，一臂挽籃，一手拄杖，像幽靈一般地走動着，張開乾癟的嘴，喘出幽微的氣息。

『老鄉！』老郭站起來問：『到陽野還有多遠？』

老人沒有聽到，仍然像幽靈一般地向前騰挪着脚步。我們想他一定是個聾子，一齊站了起來，圍着問他的話。他這樣像醒了過來似的，把暗玻璃似的眼睛看着我們，乾癟得像薑子一般的臉上，顯現出一個問號。

我們說了許多話，他完全沒有聽懂。

『又老，又餓，』他嘆息地說，抖着一隻瘦骨嶙峋的手，指一指自己的耳朵：『耳朵壞了呢！』